



湖山清韵

邵连

号子声声入梦来

孙同林

岁月流金

劳动号子已经渐行渐远了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在我的家乡如东，农事还是以人力为主，人们在做农活的时候常以打号子提神解乏，用打号子鼓劲加油，在打号子中寻求乐趣。由于劳动时身体活动的节奏不一样，所打出的号子也就不同。

最常听到的是挑担号子。打起来常常是这样：“嗳呀嗨！嗳呀嗨！”高亢激昂、铿锵有力的声音，能给人以振奋。如果是几个或十几个人结伴挑担，走在田间小埂上，排成长长的一队，大家边走边打号子，便形成一种“合力”与“和声”，场面壮观。

挑担号子还要与所担的物件相适应，譬如挑水、挑麦子就不一样。挑水时，为了防止桶里的水溅出来，所走的必是碎步，号子节奏也就相对较快，曲调往往是这样的：“嗨又来哟，哼哟好哦，嗨又来呀，嗨来呀来呀好，吭哟。”步应号子，号子应步，一板一眼。打这种号子的特点是行进中做到扁担随步晃悠，却能保持水桶的平衡。

收获季节，挑麦挑稻的时候要迈大步，所以这种号子就来得明快奔放：“嗨上来呀，嗨又啊来呀好，嗨又啊来呀好，嘿又来号，嗨又来，嘿又来，嘿又啊来哟来呀好，嘿又好。”

车水号子是乡村的亮色。四五个人踏水车车水，由一个人领号，其他人响应。随着脚下不停地发力踩动，一蹬一声，一蹬一唱，其声音从胸腔里发出，低沉浑厚：“嗨——呀——来——哟——呵！哦——来——嗨！嘿——来——呀——又——啊——嗨！”如此反复吼叫，给人一种悲壮之感。

打夯号子是乡间的又一亮点。当年乡下打夯的地方很多，建房打基础要打夯，筑

河坝要打夯……打夯分双人夯、四人夯和八人夯等等，打夯号子一般由领号人起头：“哼啊又啊好来，嘿又啊呀好来，哼又啊好啊，嘿又啊好来。”其他人呼应，只是尾声采取变高或变低，以便押韵。打夯号子也有山歌式的有词号子，其形式丰富多彩，有时还会即兴应景，插科打诨。当年村里打领号的二宝最会来事，有一次打夯的时候，他看到远处走来一个女人，便想唱点带彩的起起哄：“伙计们呀，好来！提点神呀，好来！东边来了，个呀！花大姐呀，好来！胸脯跳呀，大来！屁股翘呀，好来！”等走近了一看，原来是他的堂姐，成为村里一个长久的笑话。

在如东乡间，做什么劳动就有什么号子，挑泥号子、推磨号子、推水号子、撑船号子、行船背纤号子、推独轮车号子等，其声音有的清亮甜润，有的绵长悠远，有的平直流畅，有的起伏跌宕。这些带有浓重如东方言乡音的号子声，听起来淳朴清新，鲜活有趣。打号子者用声音给人们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劳动画面，让听者如身临其境，深受感染。

气出自丹田，情发自肺腑。辛劳的劳动者用勤劳的汗水和心血耕耘古老的土地。劳动号子是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的至真情怀，是农人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，它不带粉饰，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，给单调的劳动生活增加了情趣，因此，劳动者百打不厌，且越打越有劲，越打越有味。细听这土生土长的劳动号子，你能感觉到灵魂是在接受一场洗礼。

如今，用体力的农活已经完全由机械化所取代，肩挑背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，会打号子的人已经不多，但是，那些劳动号子声却时常潜入我的梦中，亲切而清新。我知道，那些如歌般的劳动号子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上了。

蛙鸣治愈暗夜里的焦灼

马国福

后半夜醒来，夜幕中蛙声如交响乐拉开序章，一波一波，以稳定的频率音节，集体表达对这个时代的态度。城市宁静，蛙声清新，一片一片，如缓慢的潮水，越过河岸，爬过田野，穿过街道，长出翅膀一样，匀速飞起来，飞起来，升高再升高，爬在城市上空的窗户上，钻进那些醒着的耳朵和眼睛，抚慰他们的孤独、不安、期待，修复人与自然生灵的亲密关系。蛙声柔和，如童年里母亲的教诲。蛙声纯粹，保卫着我们最初的童年。它们在时光深处储蓄的声音、色彩、场景、舞蹈，穿越城市上空，浣洗我们的耳朵，这是莫大的福利。

蛙声是一部天书，藏着天之道、地之道。

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一个城市里的睡眠指数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幸福指数。睡眠是上天布置给我们每个人的作业，有的人可以得高分，而有的人则不及格。多少孤独之人、焦灼之人、抑郁之人、落寞之人、失魂之人、撕裂之人因为内心秩序的紊乱、身体机能的变化而提前交卷，潦草交

就怕“认真”遇上“不认真”

李伟明

生活中常见随便承诺的人。比如说，熟人见面，有人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“哪天咱们聚聚”，其实他只是信口说说，并没有安排聚的意思。这种事，他随便说，你随便听就对了；如果你要认真，那就可能尴尬了。

偏偏我是个比较认真的人，所以尴尬的事常常难免。

对于别人说过的话，特别是需要我干什么具体事情的，我常常记在心上。比如，常有外地的朋友说：“这个周末不外出吧？我过来找你聊聊。”那么，只要当时说好了，我便哪里也不去，专心等待这个人。但有时候等了半天，人也没到。打电话一问，才知道人家另有安排，根本不来的。他依然过得逍遥自在，却可能害得你的其他计划因此耽搁了。又比如，有一年，某人告诉我：“你那个张同学家的脐橙口感不错，叫他给我留下几树，到时我们公司过去采购。”我于是郑重其事地转告种脐橙的张同学并盯着他不让卖给别人。遗憾的是，后来此人不但没有去要人家的果子，还不承认有这回事。好在脐橙保质期长，好果品不愁买家。

我的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时，有几个朋友再三叮嘱开拍时一定要告诉他们，最好让导演安排几个群演的角色让他们一起体验体验。我当然认真对待此事。事先和导演沟通了，留了几个适合他们的角色。可是，电影开机后，我兴冲冲通知这几个朋友时，他们只是淡淡地说一句“没空”而已。原来，人家当初纯粹是说着玩的，就你还真把它当回事了。这一回，遭遇尴尬事小，差点影响导演的拍摄计划才是麻烦事。

很多年前在农村时，有一个同学，家里种了很多荸荠。那时农村种经济作物的少，大家少有机会饱口福。该同学在荸荠刚种下时，豪爽地对小伙伴们说：“等到挖荸荠的时候，请大家去我家好好吃一顿！”小伙伴们都很激动，眼巴巴盼着田里的荸荠快快成熟。然而，一年复一年，也没听他再提这事。后来，事隔多年，有关当事人说到这个同学，还会忆起这件极其微不足道的往事，尽管该同学的事业据说做得比较成功。

你看，不管是要求别人做什么，还是邀请别人干什么，如果说话太随性，结果都可能让人不太愉快。别以为这些只是说着玩

卷，无奈交卷。时代纷繁，每一个个体在不同的生命境遇下面临种种难言的现实，困顿与挣扎，安逸与突围，纠结与平静在较量。

穹顶之下，失眠是焦灼者的墓志铭，淡然是幸福者的通行证。蛙鸣从未因时节的变换而退去，它们给了我另一种治愈的路径。睡眠是一座城堡，但很容易被攻破。睡眠也是一间茅草屋，只有那些容得下蛙鸣的耳朵，循着内心悠然的秩序找到修复生命元气的秘境，养一河蛙鸣，钓一溪闲云，任时代惊涛骇浪，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”。唐代诗人吴融的见解就有其独到之处，他在《闾乡寓居十首·蛙声》中直抒胸臆：“稚圭伦鉴未精通，只把蛙声鼓吹同。君听月明人静夜，肯饶天籁与松风。”

没有一个黎明不被黑夜淬火，那么敬请笑纳你窗户缝里流淌进来的清澈蛙鸣，不要抱怨，也不要犹豫，沉浸其中，静享这城市夜空里为我们安神的特效药。

的，问题是别人没把你说的话理解成开玩笑，还认真准备响应了。只要有人当真了，这种事情对人家总有点小小的影响吧。

如果大家说话都是认真的，那当然皆大欢喜，天下太平，人间无事。怕就怕“认真”遇上“不认真”，“认真者”可能当场吃亏，“不认真者”久而久之也可能吃亏。

“认真者”吃亏很好理解。你把别人的戏言当真了，最后期望变成失望，便觉得自己被人忽悠了，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。更有甚者，你按别人所说的去做了相应的安排，结果不仅实现不了，甚至还错过了其他机会，导致实实在在的损失。在一定程度上说，遇上这种“猪队友”，当然是吃了人家的亏。

“不认真者”为何也会吃亏？一个人长期不把自己说的话当回事，终将被别人从心里看扁，从而不把你说的任何话当回事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已经轻轻松松地为自己树立起了一个典型的言而无信者形象。这种形象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？再弱智的人也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。

对待“不认真”，太认真当然不行，那是牛头不对马嘴，鸡同鸭讲，自讨没趣。最好的办法，恐怕还是以“不认真”对待“不认真”。他说他的，你听你的，最后各干各的，结果反而相安无事。问题是，如果大家都因此养成了“不认真”的习惯，谁的话都信不得，也不必信了，人们的生活也许就乱了套，长此以往，大家都将成为受害者。

由此看来，要让生活有秩序，该认真时还是得认真。说话负责任是一种应有的品德。对别人负责，别人才可能对你负责。尤其是所说之事与他人有直接关系，涉及他人利益时，更不能张嘴瞎说，随便忽悠。这个时候，就应该言必行，行必果。做不到的事就别乱说，不想做的事更别去提起，以免误导他人，坑害他人。

当然，对待那些实在认真不起来的人，倒也不妨“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”，让他尝尝“狼来了”的教训。对这种人来说，或许只有因为某次“不认真”（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）而使自己受到伤害时，才可能有所触动，有所反思，进而考虑改变自己，尊重他人。

芬芳一叶

心腔片羽